

蓦然回首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深

自省

新

扬弃

殊

奋进

美

何锡章 著

历史透镜 下的魂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结构论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

特约编辑 吴予敏
封面设计 卢 宏
装帧设计 黄耀子

历史透镜下的魂灵

何锡章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排版
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6.2印张 100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49—114—5/C·13 定价2.00元

出版说明

近年来，随着改革和开放的逐步深入，大量的西方思潮涌进中国。传统的文化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和挑战。然而，正当我们以期待的心情吸取西方文化中符合中国国情的部分时，西方学者却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摄取大量的成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正是许多学者在猎取西方思潮之际所不断触发的共同感受。有鉴于此，我们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了这套名为“蓦然回首——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大型系列丛书。该丛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作辩证的分析，并尽可能地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将某种文化现象放到世界文化或东方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和探讨。本丛书的选题注重历史的延续性，也注意截取特定时期的横断面，有的还从某一特定点立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宗教形态、思维模式等作精辟的分析，并与中国目前的改革和开放大业紧密结合，肯定传统文化中

的精华并探讨发扬光大它的途径，摒弃其中糟粕并指出它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阻碍作用，为中国的四化大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本丛书面向积极投身于改革和十分关心改革的各界人士，尤其是各类青年、大专院校学生、各类社会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社会读者，海外华人世界一切关心中国改革大业、关心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人士，力求观点正确，富有新意，深入浅出，可读性强。意新文美，将是丛书的重要特色。全部丛书均由近年来在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编写，由我公司分辑陆续出版。

总 序

改革的浪潮在回春的大地上迅猛激荡。每个人都怀着鼎新的期望，每个人的心头又都泛起革故的悸动。当一片飞叶被远风捎来时，我们因分不清它来自仙草还是毒藤而迟疑犹豫；当一堆泥沙被湍流冲去时，我们为说不定它含金蕴宝还是藏垢纳污而烦躁不安。我们想借他人健身之术使自己速强快壮，同时又不愿失去龙的传人的奕奕神采、翩翩风度。

我们蓦然回首。

我们为悠久的历史而自豪，为灿烂的文化而骄傲。然而我们也想说——

历史是功绩与罪恶的混合，文化是文明和愚昧的集结。我们的血管里，跳动着五千年文明史的精华，也积沉着长期停滞时的糟粕。跳动的要升华，积沉的要歇息。升华的要给予动力，歇息的要加以刺激。

我们想用深邃的目光穿透历史的表象，揭触其底层奥秘；我们想以犀利的笔锋撕破世俗

的陋网，痛诋其惰性积习；我们想向世界展现瑰丽，重新塑造炎黄子孙的形象；我们更想为国家的繁盛和民族的腾飞，歌而舞，鼓而呼。

然而我们又什么都不想，只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昨天，我们还被称为早晨的太阳，今天，即可为万里晴空辐射热量。也许某一时刻，会有云，把我们遮掩，但我们坚信：只要有光明，中华就有希望。

蓦然回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丛书编辑委员会

目 录

第一章 噩梦的启悟.....	1
I 人性异化的“十年”.....	1
II 人性的复苏.....	5
III 无法回避的路径.....	7
第二章 天命与人.....	12
I 概说“天命”.....	12
II 生命与天命.....	15
III 命定观念.....	19
IV 天道与人伦.....	25
第三章 血缘崇拜与家长本位.....	29
I 血缘：永恒的纽带.....	29
II 家族制度与家长本位.....	32
III 服从：子女的天职.....	36
IV 社会意识的贫困.....	43
第四章 暴力权威与官本位.....	51
I 等级制度.....	51
II 义务型人格.....	59
III 官本位.....	68
第五章 利害冲突与群体本位.....	76
I 个体独立存在的消解.....	76

II	“为公”的理想·····	81
III	“存天理，灭私欲”·····	87
IV	假公济私的道德冲突·····	91
第六章	老人统治与经验本位·····	96
I	过去与经验·····	96
II	“法先王”的神话·····	104
III	“人惟求旧”·····	111
第七章	植物性生存·····	117
I	中庸之道·····	117
II	禁欲主义·····	124
III	植物性生存·····	133
第八章	封闭性生存·····	143
I	封闭的根源·····	143
II	防御机制·····	147
III	排斥机制·····	152
IV	同化机制·····	154
第九章	人性本位观的转变·····	159
I	走向理性的生存·····	159
II	幼下本位观·····	163
III	“现实—未来”本位观·····	166
IV	动态发展本位观·····	170
V	个性本位观·····	172
后记	·····	179

第一章

噩梦的启悟

I 人性异化的“十年”

当中国人民从“文革”灾难的废墟中站立起来，当
我们从恐怖的噩梦中醒转，睁眼所见、心灵所感的最大
的灾难，莫过于人性的堕落和异化。真善美受到践踏，
假恶丑主宰了人们的命运，理性良知在动乱中失去了自
决和平衡能力，人性扭曲变形。颠倒的历史必然产生人
性的颠倒。

兽性代替人性是文革期间人性的最大颠倒。野蛮的
兽性是人类蒙昧时代的特产。文明的进化使人的动物性
净化升华，人性占居主导地位，动物性退居次要和服从
的地位。不幸的是，“文革”却为兽性的渲泄打开了闸
门，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驱动下，心灵的魔鬼
倾巢出动。兽性般的攻击欲、残恶的虐待狂迫害狂，卑

贱的受虐狂，表现得淋漓尽致。所谓“牛鬼蛇神”、“牛棚”之类独创的概念，正是把人不当人，把人性兽性化的形象而准确的表达。人向兽的堕落正是“文革”的重要成果！

人性的宗教化是此时期又一根本特征。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打碎了宗教枷锁，推翻了神的精神统治，解放了人的个性和理智，这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可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东方中国，人却被卷进了浩大的造神运动。人们以十倍的狂热，百倍的虔诚，倾泻着教徒般的感情，把人民的领袖捧上救世主的宝座，领袖被神化为创世的上帝，至尊的神明，再生的父母、世界的救星、绝对真理的代表。理解的不理解的都必须无条件照办执行。人们“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遍地是忠于的标语，处处是最高指示的海洋。相应的宗教化仪式也被创造出来，“早请示，晚汇报”犹如教徒的忏悔和祈祷。此类仪式诱发了人的“原罪意识”，使他们在不断的检讨和揭发中，“狠斗私字一闪念”，将对人对己的戕害、诬陷作为灵魂升华的阶梯。跳忠字舞，供红宝书，挂领袖像，稍有不慎，皆视为亵渎，国人皆曰可杀。“三忠于”、“四无限”深入了人心，溶解在血液里，落实到了行动上。个人崇拜支配着一切，个人完全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自由和权利。在创造神、树立神的绝对权威的过程中，人们把自己作为灵魂和肉体的“牺牲”供给了神的祭坛。

十年文革的另一鲜明特点是人性政治化的全面实

践。“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生活政治化了，伦理道德政治化了，连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都被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有人曾对上海女青年择偶观的历史演变做过调查。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叶，择偶的首要标准就是政治。家庭出身要“红五类”，本人须是“造反派”。^①“出身不好”的人，家里有“政治问题”的人，有“海外关系”的人，都是社会上的劣等公民，在生活的一切方面，他们都不能享有与他人平等的权利。

人们总是处在政治斗争的紧张氛围中，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紧的。一方面人们力图寻找别人的政治错误，以显示自己“革命立场坚定”，一方面又时刻担心被人抓住把柄而小心戒备。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乃至家庭内部，都是人人自危，貌合神离。为了在严峻的政治的条件下生存自保，一些人要么铤而走险，自我毁灭；要么玩弄心计，排挤倾轧，要么诬陷告密，欺世盗名。

在这一时期，人性迅速地畏缩、堕落，并更趋于封闭化。整个民族心理和个人人格都表现出了顽强的封闭性意识，国家处在与外部世界的人为隔绝之中。关于“世界革命的中心”的幻想，便成了拒绝其他国家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的自大狂的心理根源。六、七十年代，正是全世界科技革命迅速推进的关键时刻，然而在中国，科学的

^① 见俞健萌《上海女青年择偶观的历史演变》《现代家庭》1987年第1期

理性、人性的良知则被完全窒息了。人们的认识领域极其狭隘，对于先进文化的阻拒极其顽固，以至于不学无术者成为人们景仰的英雄。“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成为人们信赖的接班人。开放的、坦率的个性是人的生存的最大威胁，于是，“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成为不少人的生存哲学。真诚的心灵披上了虚伪的幕帐，麻木不仁，贪生怕死，害人利己。

“文化革命”，摧毁了人性的自然纯朴的形态，摧毁了基本的人的道德尺度，摧毁了社会正义和公理。人懂得了虚伪的效用、阿谀的功能、明哲保身的智巧、背后拆台的高明。于是，人不再有尊严，不再有正义之心，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少女被强奸、暴徒行凶，也漠然、惶然、乃至欣然。而反过来，却又以病态的嫉妒、猜忌、无耻的攻击、诽谤来对待妨碍自己获得私利的人。

历史和社会的堕落异化带来了人性的堕落和异化，人性的堕落异化又加速了社会历史的堕落异化。哀莫大于心死。人性的被扭曲造成的伤害，影响深远，要拨乱反正恐怕非几代人不行。历史正以其内在的辩证法，给我们的民族送来了希望与生机。经济要急起直追，政治、文化要全面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人的更新，有待人性的复苏和自觉。人对自我的深刻反省正是人性的希望所在。

II 人性的复苏

历史的巨大进步都是以历史的退步作为代价的。人性的堕落和异化恰好成为人性复苏的起点。人的良知与理性在黑暗王国里终于燃起了火炬，恶梦遁去，引来了清新的黎明，人性走向了复苏。

迄今，人性的复苏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批判的觉醒，以批判非人性的文革为主，侧重对人的肯定，召唤人性归来。第二阶段可称为创造的觉醒，随着改革开放，要求重建适应现代化发展的人性结构。

一九七六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运动是批判性复苏的先兆。“四人帮”倒台之后，批判性觉醒便逐步进入高潮。作家刘心武率先呼吁“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呼吁冰封人性的真正解冻；继之而起的“伤痕文学”和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把此进程推向了深入；而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热烈讨论，大致上成为批判性觉醒的理论上的开拓并预示了创造性觉醒的开始。在批判性觉醒阶段，着重清算了野蛮的专制主义及其兽道主义，呼唤人性复归；在思想上揭示出人性被扭曲异化的本质，因而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激荡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的反抗情绪。“两个凡是”的僵化观念终于暴露了它的萎缩、迂腐和荒谬。反思历史的序幕拉开了。批判使人枯寂的心灵绽出了嫩绿的蓓蕾，人终于发

现了自我的价值和意义，人再次得到了肯定，并勇于将自己大写在文明的天幕上。

内在的热情以批判的引爆迸发了出来，创造性的潜力冲破了厚土顽石，伸出了自己的渴求实现之手。人性发展的动力——希望不断变革、不断上进、不断追求美满的本能——也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心理动力，最终从理论反思进入了现实的实践过程。

人性创造意识的恢复，体现在对改革的呐喊和行动上。参与意识的增强，献身改革的实践愿望，使人的价值力量有了广阔驰骋的疆场。改革的勇士走向了历史和社会的前沿，并结出了一颗丰硕的成果——农村体制改革初见成功，十亿人吃饭的根本问题得到了基本保障。接之而来的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又迅速成为人们心理上的兴奋点。改革已是历史和社会的大趋势，人人都处在改革的行列中，议论着，实践着，分享着改革带来的甜蜜与阵痛，也贡献着自己的智慧才能。

创造性复苏是批判性复苏的发展。没有批判，便没有革命，也就没有思想的解放，更谈不上有创造性的张扬；反之，没有创造性的实践，仅停留在批判性的理论认识上，坐而论道，批判与理论自身也会毫无意义失去了鉴别价值的标准。在拨乱反正的第一阶段，人性恢复到正常的感觉生存状态；在改革阶段，人性又要超越历史惰性的制约，获得极大的丰富、拓展。因此，只有两个阶段都具备了，人性才是真正意义的复活。

III 无法回避的路径

创造性人性的复苏，改革的实践展开，成果喜人但又步履维艰。改革愈深入，所感到的阻力愈大。固有的传统观念，以其内在的惰性深深烙印在现代人的灵魂之中，并在改革前进的道路上，设下了种种心理的阻抗。那些最初以为经济改革可以改变一切观念的人，尝到了陈旧意识所造成的艰难的苦头。觉醒了的改革志士终于认识到仅仅靠经济改革不行，而必须配以系统改革方能成功的道理。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对传统人性观念的改造。经济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人性结构如何，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成果。正确健康的人性观念会引导人的行为进入良性自我调节，最终促进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反之，错误的观念会将人推入恶性的循环，使历史停滞以至倒退，经济活动也将陷入困境。显然，这是人性从客观对象上的觉醒转向了自身的主体觉醒，即重视人性观念在改革实践活动中的意义。譬如，几年的实践说明，小生产的平均主义分配观在现实中的阻碍就异常严重。这种思想不仅使打破“大锅饭”、捧走“铁饭碗”的改革难以进行，而且还会弱化人的竞争心，强化依赖性，人性更易于求稳，反对变革，恐惧竞争，不思创造。因此，人们认识到，陈规陋习是最顽固的君王，旧有的观念是扼杀改革的元凶。改革观念势在

必行。现实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必然同时伴随人的观念、心态、行为模式的改革。实践主体自身的改造固然能在现实改革中完成，但是观念上的自省，又是实践改革的先决条件。

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英格尔斯说过：

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展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与某种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①

如何实现人的现代化，完成人性观念的变革，为改革提供必要的心理承受能力，为现代化社会获取精神力量，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

基本的途径是两条，一是从外面输入，一是从内部发掘。第一条道路就是通过引进它民族的现代化经验，输入为人类实践所证明了的先进的行之有效的的人性观念来改变原来的人性结构。特别是吸收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具有先进的现代特质的人性观念来改造落后的农业社会

^① 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的积弊甚深的人性观念。第二条道路则是从民族文化的精华中去挖掘固有的以及因历史缘故而被压抑窒息的优良品性,赋之以现代意义,来重新调整人性的观念结构。

“文化革命”是既抗拒外来的先进文化,又全盘破坏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所以,我们必须从这两个方面来补课。中华民族要走向世界,要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尤其是在人的现代化方面,舍此两途,别无它路。按照控制论的观点,一个系统要输出,必须有输入。文化和人性结构系统的改变也必须输入,否则,仅仅依赖内部自发调节必定困难重重。但是,仅仅只搞输入也不可能,离开了原系统结构本体,输入不仅丝毫无用武之地,而且会使本体结构完全崩溃乃至消失,这在文化和人性结构的改造上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正确的办法是二者的结合,也就是鲁迅先生所指出的道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①

但是,无论是输入或发掘自己的优点,共同的前提是对本体结构特质、功能的深刻把握。这样,引进才会有放的失,挖掘也不会失之盲目和导致狭隘的夸大;这样对两种观念的抉择就不是偶然的主观判断,而具有理智的客观依据。于是,我们要重建适于现代化的人性结构,无法回避的路径是对传统的客观冷静的审视,即理性地反思传统人性结构的特质。对于传统的人性观念,

① 《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